

冰心图书奖获奖作品

伟大

的二重性格

解读鲁迅经典

主编 孔庆东

知识工程推荐书目

- 中央宣传部 文化部 教育部
- 科技部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新闻出版总署
-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丛书顾问
 严家炎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谢冕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洪子诚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丛书主编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专家学者领衔编写。



丛书主编 程光炜

解读鲁迅经典（修订版）

伟大的二重性格

主编 孔庆东

撰稿 孔庆东 陈 璐

张祎琳 吕绍刚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读鲁迅经典——伟大的二重性格 / 鲁迅原著；孔庆东主编. —修订版.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
(青少年图书馆丛书 / 程光炜主编)
ISBN 7-80673-664-6

I. 解... II. ①鲁... ②孔... III. 鲁迅著作—语文课—中学—课外读物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8583 号

丛 书 名：青少年图书馆丛书 (修订版)

书 名：解读鲁迅经典——伟大的二重性格

原 著：鲁 迅

丛书主编：程光炜

主 编：孔庆东

撰 稿：孔庆东 陈 璐 张祎琳 吕绍刚

责任编辑：阎 丽

责任校对：李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http://www.hspul.com>

E-mail：hswhcbs@heinfo.net

印 刷：北京富达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960 1/16

字 数：227 千字

印 张：15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73-664-6/I · 296

定 价：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青少年图书馆丛书编委会

顾问

严家炎
谢冕
洪子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生导师
博士生导师

主编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编委

程光炜
孔庆东
旷新年
刘勇
吴义勤
王兆胜
王光东
张健
张新颖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硕士生导师
硕士生导师
博士生导师
博士生导师
文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博士生导师
硕士生导师






主编说明

本丛书所选10位中国现代文学著名作家的作品，主要发表在五四至1949年这段时间。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创作风格和行文方式与当代文学有很大不同，很多在今天看来有“问题”的语句，在当时实际都是非常流行和通用的，带有那个时代文学语言的鲜明特征。为了便于青少年读者了解20至40年代文学的语言风格和个人文字魅力，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上述作家的作品忠实历史原貌，除对个别文字及标点符号作了变动外，其余均一仍其旧，未作修订和校注，特此说明。

程光炜

2003年9月



总序

程光炜

如果从1917年算起，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有了85年的历史。之所以人们习惯将1917—1949看做现代文学的“30年”，是因为那是一个大家、名家辈出的时代，而这一群星灿烂的情景，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并不多见。虽然，在“文学”和“历史”的天平上，重量是倾斜于“历史”的，文学无可置疑只是历史的一部分。然而，文学却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历史宏大的场景及其丰富和充满矛盾的内涵，暴露出被时间掩埋的某些不便言传的细节，从而把历史的声音、形象储藏在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之中，变成一种特殊的民族记忆。所以，当历史远走之后，留给“今天”的，往往是一些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那些不会“远走”的作品。我想，这也许正是我们编选丛书的一个初衷。

丛书所选的10位作家，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创作成就，他们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显示出这一时期文学极其丰富、多样的审美形态。由于“背景”、“地域”和“人生经历”等等的不同，他们的创作所存在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因为复杂的原因，文学史、包括读者对这些作家的“评价”与他们的实际成就并不一致，有些，甚至远离了他们创作的实际状况和史实。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作家的“位次”又出现了一些调整，他们的“身份”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但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因为，“当代人”总是按照自己时代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来“挑选”作家的，他们的“文学接受”难免要打上“时代”的特殊印记。鉴于上述大的文化

动向，进入我国中学课本的作家，在不同时期想必也会发生相似的“变动”和“调整”。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郭沫若、朱自清、茅盾、巴金、老舍的作品占有较大的比重，鲁迅则是每书必选的作家之一。

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格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过去一直被忽视、甚至不曾露面的作家，例如沈从文、梁实秋、林语堂、张爱玲等人这时纷纷“登堂入室”，他们的作品不仅占去了“主流作家”长期占有的篇幅，而且愈益“抢眼”，开始拥有比较多的读者。当然，如上所说，这种情况是“时代”在另一情景下的又一“选择”，人们大可不必为之奇怪。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文学选本，都能对当时的读者，尤其是中学生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留下特殊的“文学记忆”。文学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会起到别的书写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一事实，已经被几十年来我国中学教育的历史所证实。考虑到这一情况，各位编者力图避免过去那种“倾向性”的编撰习惯，尽量选入既代表一个作家最高成就，又反映出他们创作态度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的作品，无意再像以前那样“主观地”去影响、左右读者，而是给后者留下了更大、更宽阔的选择空间，让他们按自己的眼光来挑选作家，欣赏作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现代教育进入了繁荣时期。更多的青年学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到大学深造的梦想。但是，由于“升学”、“就业”等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中学教育中也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高分低能，一定意义上降低了一代人的文化素质，而这种积重难返的现象，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身上表现非常明显。

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它的“累积”，不仅将会极大地影响到大学阶段的教育质量，使民族的人文教育进入一个“低俗”，而且其负面效应，也许是无法估价的。其实，现在不光不少理工科学生在文学知识、修养上近乎“文盲”，即使有些文科生、甚至中文系学生，四年之中没有通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离婚》等作品的，也不算是“新闻”。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急功近利的中学课堂教学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目前大学体制“非人文

化”的状况有直接关系。

说到底，高中课堂的语文教学实际是一种“文学教育”，“语文教学”在本质上，不单要求学生掌握基础性的、必要的“知识”，以便适应高考，还要求学生是一个有相当文学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的人。尤其是后者，某种程度上成为一所学校和老师的教学是否成功的一项重要标准。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这种“判断标准”与现实状况恰好相反，有些，甚至到了令人堪忧的程度。

今天看来，上世纪初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对国民进行“美育”的思想的确是非常高瞻远瞩的一种识见，但显然，蔡先生所说的“美育”并不等于是“课堂教学”，它包括的范围，远远要比人们的理解更加广泛。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文学教育”是在课堂之外由学生自我完成的，它与“课堂”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要比课堂站得更高、也更远大和丰富。文学教育牵涉到学生本人的阅读、欣赏、选择等等一些方面，它是以广泛的文学阅读为基础的，是一个不断累积和储蓄的过程，只有在读了很多的作品之后，他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其精神世界和作品之间的复杂关联，从而才能对同类作家和一个时期文学的总体状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体察和认识。“十年磨一剑”是一个现实比喻，然而，文学修养其实就是一个长期为之、坚持不懈的过程。同样道理，一个首先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的人，他才有可能在知识的竞争中始终处于较大的优势。

本丛书聘请了国内几位有声望的学者担任顾问，他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严家炎先生、谢冕先生和洪子诚先生。各位编选者，都是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青年翘楚，如孔庆东、旷新年、刘勇、张健、张新颖、王兆胜、吴义勤、王光东等，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等一些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另外，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参与了部分篇目赏析文章的撰写工作，他们的“加盟”，为本丛书增添了不少亮色。

值得提到的是，各书作品篇目的选择、书前导言及赏析文章，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水平，它们不光视野开阔，知识结构

新颖，而且也注意在“作品赏析”之外，详细介绍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其他相关知识，充分体现了当代性、青年性、知识性和新鲜活泼的编选风格。入选篇目，有些已经与目前的中学语文课本相连接，有些作品很少见到，有些则超出了课本范围，力图使读者在掌握基本的知识之外，有一个比较开阔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视野，使他们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台阶上俯瞰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和发展历程。

另外，在赏析文章的撰写上，我们要求做到艺术感好、叙述新颖、有较强的分析能力，要求文字上尽量贴近高中学生的欣赏口味，同时做一点适度的提升。要求它们好读、耐看，有吸引力，同时像一篇知识性的美文。

如果说，读者与作品之间是一种交流的关系，那么编选者、赏析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应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的关系。相信通过这套丛书，广大青少年读者能和我们一起进入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当中，产生一种真正的心灵和艺术的对话。

最后，我特别要向几位担任顾问的学界前辈，向各位编者和参与撰写工作的研究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2年10月5日于北京志新村小区

伟大的二重性格

——我之鲁迅观

孔庆东

圣像一旦熄灭了光环，得到的决不是亵渎，而是真正由衷的敬仰和礼赞。鲁迅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圣像，而今，越来越多的探索者，从膜拜的跪垫上站起，走过这尊雕像，去抚摸、敲打以至解剖。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集合体，正在被重新认识，重新雕塑。在这一过程的进行中，我们会愈来愈清晰地看到，鲁迅体内交织着那么多相互矛盾的二重性格，诱使我们去进一步开掘、分析与探讨。最终将会发现，正是这些对立统一的二重性格，组成了鲁迅这一伟大而复杂的有机体。

鲁迅的言语之间、行动之间以及言与行之间，常常涂满着矛盾色彩。他最喜欢把两个反义的概念、现象并列在一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于无声处听惊雷”，“炎天凛夜长”等等。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好像很不一致。他一方面说文艺不能“俯就大众”、“媚悦大众”，说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另一面又主张“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一会儿肯定“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一会儿又说要“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文艺与革命》）一面强调“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另一面又说“无产者无论写什么，都有贡献意义”。（《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的一些做法也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他到日本留学，是弘文学院江南班里最早剪掉象征封建压迫的辫子的，并且拍了断发照片同时寄给周作人和许寿裳。但是他1905年暑假省亲，却装上了假辫子。当日本学生以教员漏题给鲁迅的暗喻侮辱他时，他一面提出强硬的抗议，消灭了流言，另一面却又妥协式地退还了匿名信。他一方面能够宽容那些伤害过他的种种青年、文人，另一面却又坚持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费厄泼赖”。鲁迅认为人生是苦的，可他又不肯逃避，



而是“专和痛苦捣乱”，在奋斗中寻找乐趣，不像周作人、林语堂等主张无所作为。他认为艺术是苦的，却偏偏抛弃了医学来搞艺术。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大加挞伐，甚至主张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另一面，却又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他既相信未来会有“黄金世界”，又认为“将来会变成现在”，“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既对世人满腔热血，却又总怀着“人心惟危”的念头。他既担心与“害马”的爱情会影响了战斗，却又没能像《野草》中的“过客”那样拒绝了小女孩的布施……

总之，他既爽朗，又阴郁；既豁达，又念仇；既果断，又彷徨；既机智，又呆板；既深刻，又幼稚；既诚朴，又狡黠……几乎一切中国人视为两极的品性都被他力挽双驹地融为一炉。

以上所举的鲁迅性格的种种矛盾表现，并非是他一人所偶然独具的。在许多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身上都可发现这样那样的性格矛盾。如李大钊作为向一切封建传统宣战的最前列的勇士，却与旧式婚姻结合的夫人相敬如宾。郁达夫在文坛上声名日振，生活上却沉沦难以自拔。纵观世界历史，每一变革时期的先觉者，不论是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新人”，日本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大师，欧美文学史上的所谓“垮掉的一代”，还是我国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都各自表现出具有时代烙印的性格两重性，只不过这一点在鲁迅身上体现得尤为全面和醒目罢了。

鲁迅的二重性格首先是时代的反映。“五四”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国外各种文化蜂拥而入，世界上几乎每一角落的思想都直接间接地投影到这块昏睡百年的土地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巨大的喘息抗拒着、挣扎着，同时也不得不容纳着，吸收着。最古老、陈旧的，与最年轻、崭新的，在同一狭小的时空里进行着决战。各种势力、各种阶层的代表思想鱼龙混杂，在同一舞台上演着千百种戏。各种矛盾的思想犬牙交错，互相影响与被影响，形成大大小小的矛盾思想体系。所有这些矛盾思想体系的合力矢量，就是这场决战的总趋势。而这个总趋势，必然要反映到最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某些、某一个由若干人甚至是一个人构成的思想体系上，那么，这个人，就正是鲁迅。

这种历史角度的偶然性转到个人角度就又具有了必然性。恩格斯说人的性格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鲁迅的这种二重性格也不例外。社会关系中

的关键部分是教育，鲁迅所受的教育正是一个庞大的矛盾体系。他生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厅上悬着“品节详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对联，从小读的是“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的《鉴略》，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后来又就学于章太炎，造诣日深，古文运用得游刃有余。不仅能写出《斯巴达之魂》那样字字金石的文言小说和《摩罗诗力说》那样运斤成风的万言宏著，而且连自诩国粹大师的章士钊之流也被鲁迅在“小学”方面所击败。但另一方面，鲁迅又接受了世界上一切最新的思想。进化论的影响他终生也未能完全摆脱。他学过矿务，学过医学，而且在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化学和生理卫生教员时，给学生们讲解生殖系统，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破天荒之举。他不仅翻译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而且还介绍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如居里夫妇发现的镭。鲁迅除了得到正式教育外，受各种民间文化的熏陶也很深厚，形成了他那种真正全民的文化观。所以鲁迅不仅精通子曰诗云，也懂声光化电；既背过“非礼勿视”，也看过衍太太的春画；既明了佛门弟子的普度众生，也牢记吴越祖先的复仇雪耻，既肯定“民亦载舟，民亦覆舟”，又大力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一切对立的思想在他的灵魂深处互相消长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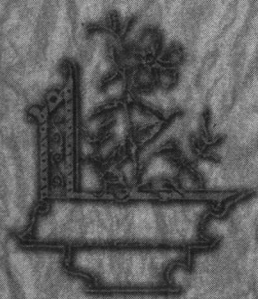
鲁迅的人际关系网也是复杂的。有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有发动复古的章太炎、章士钊，还有趋向恬淡幽默的周作人、林语堂。有学识渊博的钱玄同、沈钧儒；也有目不识丁的章运水和阿长。有最先进、解放的新女性许广平、刘和珍、萧红，也有仍戴着封建枷锁的母亲鲁瑞和朱安夫人。有正直善良的左翼青年柔石，也有吮血肥己的另一类“文学混混”。这些活生生的人对鲁迅产生的影响也许比书本更大，鲁迅对待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多的人必须要采用不同的交往态度和交往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片矛盾的环境土壤。

鲁迅的个人经历也一直是顺境与逆境的交织。幼年的家庭人欢书朗，接着忽然由“小康陷入困顿”。鲁迅求学江南水师学堂，是被人视作走投无路，只得将灵魂“卖给洋鬼子”的，母亲只能给他筹办了八元川资。临近毕业又前途暗淡时，他又有幸被派往日本留学。在日本他由寂寞转为呐喊，弃医从文。归国后又陷于沉寂。婚姻问题的烦恼，兄弟失和，自己在社会上名声日震，被视为“思想界的权威”，却又只能“忍看朋辈成新鬼”；南北流寓，与许广平的结合，投入无产阶级的营垒，却又频遭背后的冷箭……曲折坎坷的

人生旅途铸就了他矛盾重重的世界观。

时代的要求加上鲁迅的个人条件产生了他复杂的二重性格体系。他的精神之所以能够代表我们民族，是因为这种二重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多元归一的倾向。中国文化能够长期保持海绵性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一个辩证思维的指导机制，虽然它有时堕落为中庸之道。这种民族性的辩证思维能够轻易地吞噬掉单一的外来文化侵袭。而当它受到四面八方扑来的与它相矛盾、而且自己之间也相互矛盾的文化大围攻时，便表现出时左时右，进退不定的矛盾状态，实际上是以无数个局部的矫枉过正来与其结果的互相消长达到整体上的本质稳定和海绵体的良性膨胀。这个过程就是无数个两极对立和总体上由渐进而渐变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看到鲁迅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矛盾之处，而又觉得他的性格是完整统一的原因。鲁迅在其性格各个侧面的种种矛盾的推动下，整体思想上一步步接近了时代的制高点，最后成为了一名冲锋陷阵的民族文化战士。他的性格达到了一个新的统一高峰。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其种种典型的二重性格并不因此而消失，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消长。因此，他的二重性格决不能妄谈为无一定之规的二重性格，甚至是只为个人利益的实用主义。正是这种二重性格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造就了这样一个大思想家，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结晶，因此，我们说这种二重性格是伟大的。这一伟大性格直到今天还似乎仰不可及，固然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但要承认，无论“黄金世界”何时到来，鲁迅永远不会消逝的，他的二重性格已经沉浸到我们的血液中，代代相传了。

小说



经典回放

狂人日记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

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脸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